



画家

万川 韋丘 著

(独幕剧集)

回 家

万 川 韋 丘 著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F4270

0206

回 家

万 川 章 丘 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

新华书店广东分店发行

广州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：1114·787×11·92耗1/32·1 9/16印张·30,000字

1958年1月第1版

195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120

统一书号：T10111·228

定 价：(7)一角六分

剧情介绍

这里包括两个独幕话剧。

“回家”写的是华南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时的故事。中秋节晚上，许大爹一家正在等待着当了县里干部又被派去广州学习的儿子回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许大爹听人说儿子竟成了右派分子，污蔑农村饿死人，还上了报；同时，又听说一个远房侄子，搞起粮食投机买卖，胡说合作化搞糟了。他为此感到十分气愤、痛心。所以，他拒绝了侄子对他的利诱，积极搜集材料，准备与他辩论；当儿子回家后，他又对儿子进行了种种教育。但结果查明，原是一场误会，报上刊载的右派分子，不过是同姓同名，其实另有其人。这样，他们一家便联合一起，对他的侄子进行了批驳。剧本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反右派斗争和农村大辩论中的高度觉悟。

“菊花崖”的故事发生在南方沿海某地。美蒋特务趁黑夜在菊花崖登陆，企图潜入大山建立反革命武装。特务在海上抓了渔民何大爹为他们带路。以后为边防战士赵大全发觉。为了争取时间，通知部队消灭敌人，赵大全机智地伪装起来，与何大爹取得联系。何大爹把敌人带着走了一个大圈，又回到菊花崖下。这时，边防部队按时赶到，包围了敌人。在双方战斗中，赵大全为了救护何大爹，并指示部队进攻方向，不惜献出生命。全剧突出地表现了边防战士赵大全的英勇机智、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，和何大爹的坚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；同时也表现了沿海军民如何同心协力，把边防前线结成一道攻不破的铜墙铁壁。

目 錄

回家 万 川(1)

菊花崖 韋 丘 万 川(21) ✓

回 家

万 川 、

時間 1957年中秋节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辯論的时候。

地点 华南农村。

人物 許大爹：65岁。

許佑理：32岁，大爹子。

翠 蓮：30岁，佑理妻。

小 蓮：11岁，佑理女。

許佑財：36岁，佑理远房堂兄。

布景 許大爹家的堂屋，右側是大爹的住房，左边是翠蓮、佑理的臥室。另一門通屋外。从窗、門外可以看見一片美丽的农村景色。太陽光最后的余輝，斜射在白粉牆上。

幕啓 場上空无一人。

〔少停。小蓮連喊帶跑地上場。她系着紅領巾，背着書包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〕

小蓮 媽！媽！你快来！（放下書包拆信）

翠蓮声 媽正做飯呢。

小蓮 （做了个鬼臉）你快来！爸爸回来了！

〔翠蓮拿着火鉗匆忙上。〕

翠蓮（喜悅地）我早就算到他會回的。（急忙放下火鉗，整理了一下頭髮，走到門口）人呢？小蓮！

小蓮（躲在桌子底下，忍不住笑出聲來）嘻嘻！

翠蓮（轉身一看，方知上了當，拾起火鉗）我叫你再撒謊！

小蓮（跑到牆腳）我沒撒謊！

翠蓮 還不承認？

小蓮 是媽沒聽清。我說，爸爸信回來了。你聽成爸爸人回來了。

翠蓮 信在哪兒啦？騙人！

小蓮 “騙人”！（拿出信來）

翠蓮（驚喜）廣州！從廣州來的信。（母女二人一同念）“中秋節晚上一定趕回家……和你們一起過節”。（二人都高興起來）

小蓮 爸爸這回從廣州回來，一定會送給我一盒顏色，還有……

翠蓮 解放軍叔叔抓特務的連環畫！（小蓮笑了，頭埋在媽媽懷里）你猜給媽媽帶什麼？

小蓮 梳子？鏡子？（翠蓮搖頭）筆記本子？

翠蓮 媽都有。

小蓮 花頭繩？——花衣服？——花皮鞋？

翠蓮 媽不喜歡那些。

小蓮 是穿的還是用的？

翠蓮 是吃的。媽從小在地主家見人吃過。

小蓮 那你告訴爸爸給你買沒有？

翠蓮 沒有。

小蓮 那他怎么知道买呢？

翠蓮 是呀！不会知道的……你看，天快黑了，什么都没准备。都是叫你七問八問的給耽誤了。

小蓮 都是你叫我东猜西猜的——

翠蓮 快去打酒吧！

小蓮 买多少？

翠蓮 爹講了，今年中秋节要是你爸爸能回来，他也要开个禁，好好喝个醉。买斤半吧！快去快回！

〔小蓮唱着歌，跑下。〕

〔翠蓮出屋外捉了一只大母鷄上，小蓮又跑回。〕

翠蓮 干什么？

小蓮 叔叔不卖。

翠蓮 嗯？

小蓮 〔伸出手来〕合作社不賒賬呀！

翠蓮 看，都叫你給搞昏头了。〔笑着掏出錢来給小蓮，鷄又跑了〕

〔小蓮轉身跑出，翠蓮捉鷄下。〕

〔空場片刻，許大爹怒气冲冲上。他把烟管一摔，走进房中。少停，拿了布袋、雨傘出来。〕

大爹 翠蓮，飯做好了沒有？

翠蓮 〔出〕爹回了，我正杀鷄哩！

大爹 我說了不要——算了，你去社里取二十塊錢回来。

翠蓮 爹，你上哪去？

大爹 待会告訴你！

翠蓮 爹，你看信！小蓮爸爸从广州寄来的！

大爹 怎么，他真的到广州去了？

翠蓮 是呀！學習完了。他說八號動身，今天趕回家來過中秋節，真是，總是一年到頭的忙，也不早天捎信回來。天都快黑了，百事沒個準備。（進屋）

大爹 （拿著信出神）廣州？是他！這沒良心的東西！“搞糟了”，“搞糟了”，你長着一雙眼睛，怎麼不睜開看看？

翠蓮 （拿存摺上）爹！灶里有火，你照看一下。

大爹 別去了！唉！（轉身把布袋、雨傘一夾，走進房去）

翠蓮 （想了一下，笑了）八成是見佑理三個月沒寫封信回，要去找他！可巧今天信回了，人也就要回了——

〔小蓮持酒瓶上。〕

小蓮 七分半錢一兩，一共二十四兩。媽，你算算多少錢？

大爹 （出）怎麼，錢沒處花了？

小蓮 爷爷，爸爸來信了，我來念給你聽。

大爹 聽夠了。給我吧酒拿出去倒了，沒他喝的！

翠蓮 爹！今天怎麼了？你不是說過，今年年成好，合作社辦得興旺，小蓮進了高小，又搬進了這新瓦房，要是小蓮爸爸在中秋節回來，全家可得好好團個圓，過個節。

大爹 哼！這輩子我也不做這個夢了！許家三代人，行得正，坐得穩，從打長工起，我就沒向地主低過頭。如今翻身了，走社會主義的道了，正該揚眉吐氣了，卻整得你直不起腰，見不得人！

小蓮 誰呀？敢這麼欺侮爷爷，我告訴我們小隊長來幫爷爷的忙！

翠蓮 爹，今天遇到什麼不稱心的事？

大爹 唉，與你們不相干。（沉默）去吧，我不想吃飯了，你們先

吃吧！

小蓮 我不吃，我到村头上接爸爸去！媽！

翠蓮 去吧！（小蓮下）是不是今天辯論会上佑財惹你老人家生气了？

大爹 反正好事都出在姓許的身上了。

（佑財上，在門口听到說自己，一惊，仍硬着头皮走进来。）

佑財 二叔，吃飯了吧！

大爹 坐吧，沒有。有什么事？

佑財 沒事，沒事。（掏出紙烟，大爹不抽，自己点燃了）一个犯了缺点的人，只要他不是頑固腦筋，他总得出来透透風，求別人給开导开导。二叔，你今日在会上教訓我的話，当时沒很好接受，回去一想，确是苦口良葯，无价之宝。我三岁上死了爹，四岁上死了娘，見天喝凉水，睡屋檐，餓得皮包不住骨头。临到毛主席来了，头年分了房，分了地，二年又成家娶了亲——

大爹 三年打的粮食吃不完。

佑財 沒有共产党，就沒有我許佑財！

大爹 多亏你那老丈人出主意，四年前你就放了三石谷子剝削人！

佑財 这是沒有的事！翠蓮知道，那是我借給她村上吳二傻的。

翠蓮 說是借的不假。可还的时候是按五石谷子作价。

佑財 唉！那……那兩石是我向他借……借的。

翠蓮 二傻能有谷子借你，当时也犯不着見天喝紅薯粥了。

佑財 （打了一下腦袋）我真叫財迷了心窍，明天我就挑去还他。

唉，也不知这会明天怎么开？

大爹 辯論会嘛！有什么就講什么。我还忘了問你，今年二月間去东安鎮上，你裝着一大車粮食是卖給誰的？

佑財 那一回呀，繳公粮嘛！

翠蓮 記錯了吧！佑財大哥，公粮該送西和鎮倉庫呀！

佑財 我听錯了。

大爹 那怎么我晚上从东安鎮上回来，見你喝得醉暈暈的，車上空空蕩蕩，根本沒往西和鎮送呀！

佑財 你看我这人做事……唉！就这么混賬！（一轉）我忘性真大，我知道二叔前年就有風濕症，我特地托人給你捎來兩瓶老牌虎骨酒。今天过中秋节，我給你拿去。（下）

大爹 （追出）我不稀罕你的酒！咱們走的是兩条路！（轉身）原来他是想过关哪，办不到！真不知这一个二个心是怎么長的。

翠蓮 今天在辯論会上他裝的可象呢！“我貧雇农出身，农村的无产階級，資本主义思想半点也沒有”。听我娘說，他搞副業可賺錢啦，說是他老丈人的兩個鴨棚子都有他的股子。

大爹 怪不得社里的鴨子卖了还不够飼料工本！你明天回村去調查一下。我上社里去查查繳公粮的賬。

〔小蓮急上。〕

小蓮 爷爷，爷爷！（喘气）爸爸回来了！

翠蓮 在哪？

小蓮 張大伯講的，剛在鎮上看見爸爸下汽車。

翠蓮 小蓮，你快去燒火，我打桶水去。唉，灯里油也不多了。

(轉身去房內取油，復上)

(小蓮忙着跑外面抱柴火，十分忙碌，大爹呆呆站在一旁。)

小蓮 爷爷，快来帮个忙。

翠蓮 給我，(接过柴火)爷爷今天身子不舒服。

(大爹不語，轉身走出。)

小蓮 爷爷，你去接爸爸？我也去。

翠蓮 (拿衣)披件衣服吧！

大爹 (轉身又返回，忍不住大声地)我說你們別忙手忙脚了。

翠蓮 出了什么事？

大爹 (痛心)小蓮爸爸上了报了。当上右——派——分——子了！

翠蓮 他怎么会？听錯了吧。

小蓮 我爸爸怎么会是右派分子？

大爹 乡文書在鎮上听到的广播，昨天报上登的，广州又揪出一批右派分子，头一名就是他！

翠蓮 他在县里呀！

大爹 (指信)这不明摆着是在广州学习叫人斗出来的！我去找民校的刘老师，他們正开会，一見我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……这不，就这張报！

翠蓮 (慌忙接过报)……

小蓮 这里！(念)“右派分子——許，佑，理！”(楞了一会，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倒在大爹怀里)

翠蓮 (鎮定地續念)“他和路已穷一鼻孔出气，瘋狂叫喊合作化搞糟了，統購統銷搞糟了，农民快餓死了”……

大爹 混賬东西！气死我了！共产党把他救活了，养大了，培养

成干部了，他就翅膀硬了，象头瘋狗样乱吠乱咬起来了！

翠蓮（擦泪）等他回来了，我跟他講講这个理。

大爹 跟他还有什么理講？“一顆老鼠屎，糟蹋了一鍋湯”，他沾污了我們一家，沾污了我們一乡。（越說越气，上門角找出一根扁担，搗起来）等他回来，我要用这个跟他講理！

〔佑理夾着行裝，提着包袱匆匆上。〕

佑理 爹，拿扁担干什么？中秋节晚上还干活呀！（接过扁担）信收到了吧！

大爹（楞住了，轉身抽烟）……

翠蓮 这不是！

佑理 爹，这回上广州学习，真紧张，受的教育可大啦！一直忙的沒給你老人家写信。

〔大爹听不下去了，取衣欲下。〕

佑理 上哪去？爹！

大爹 你爹已經餓死了！你还回来干什么？

〔大爹气冲冲下。〕

佑理 怎么，你們誰惹爹生气了？怪我沒捎信回？这是反右派斗争嘛！今天要不是盧局長給我兩天假，我还見不着你們哩！小蓮，怎么見面礼都忘了？来，看爸爸給你买了什么？嗯，躲着干什么？紅領巾还害羞呀？看，一盒十二色的水彩顏料。这是什么？解放軍叔叔抓特务的連环画！

〔小蓮十分想拿又退回，躲在一門角不出声。翠蓮下去端了一盆洗臉水上来。佑理轉身去取手巾。小蓮看着媽媽。翠蓮猶豫了一下，把洗臉水又端回去了。〕

佑理 怎么哪！凉水也行呀！快喊你媽来！（取出一盒广州月餅）
看，这是你媽媽叨念了多少年的广州蓮蓉月餅。

小蓮 媽不稀罕！

翠蓮 （出）別这样給爸爸說話。（見月餅心喜，一想到佑理已是右派分子，不禁轉身偷偷擦泪）

佑理 你們不知道吧，昨天报上——天下有这多巧的事！小蓮，可有意思，爸爸講給你听！

〔翠蓮撫摸着小蓮的头髮，睜大眼睛，默默看着佑理。〕

佑理 你們都吃了啞巴药了？（少停）我不是說了嘛，反右派太緊張，沒工夫写信。

小蓮 什么叫反右派呀？听不懂。

佑理 右派，就是指的那些右派分子。

小蓮 那些都是好人还是坏蛋哪？

佑理 怎么，刘老师連这都沒有給你們講呀！

小蓮 媽媽，我們家有沒有右派分子呀？

翠蓮 小蓮，別問了，睡覺去吧！

佑理 早得很哩！

〔窗外一輪皓月升起。〕

佑理 来，到这里看月亮。別生气了，爸爸講个月亮的故事給你听。（去拉小蓮的手，小蓮躲开。赶上去，她索性跑开了）

小蓮 別碰我！

佑理 怎么？爹身上沾了狗屎了？

小蓮 就是臭！

佑理 怎么学会罵人了？好大的脾气！爸爸怎么得罪你了？（拿起顏色盒、連环画遞給小蓮）来，有意見你好好講嘛。

小蓮 (拿起顏色盒、圖片，一想不對，連忙遞回來，佑理不接，撒了一地) 我不要！(哭着跑下)

(佑財探头探腦地提著兩瓶酒上來。一看大爹不在轉身想走，不料小蓮一頭撞出，碰了個滿杯。

佑財 大兄弟回來了，二叔不在？我……(見滿地顏色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，欲走)

佑理 (正愁無人說話) 坐坐，爹一會就回。

(翠蓮下。

佑財 如今的小孩子真不懂事，他就不知道做父母的難處，千辛萬苦還不都是為了他們過好日子。

佑理 你扯哪去了。近來怎麼樣，聽說社里又增產了，你副業委員也有一份功勞！

佑財 功勞？好心換了個驢肝肺，挨上鬥爭了。

佑理 社里大辯論，搞得怎麼樣？

佑財 什麼呀！還不是一邊倒！合作社是有優越性不假，對誰呢？對二流子，五保戶有優越性，坐吃不動彈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家三口人，兩個勞動力，你嫂子又從娘家牽回兩匹牲口，田不夠種，想买买不着，打下糧食吃不了，一不許放債、二不能自己賣！高級社一成立，牲口田地歸了公，翻身又翻回去了。樣樣都卡得一緊二死，就象翅膀被人剪了一樣！

佑理 這些話，在辯論會上都講過沒有？

佑財 好漢不吃眼前虧，聽說省里、專署都派人下來了。大兄弟，你也太冒失了，該忍的就得忍着點。

佑理 我忍什麼？我說你呀，這一年多不見變了個人了！你是

走到岔道上去了！不是一步、兩步，岔了很远了，危險哪！

〔翠蓮提水壺上。〕

佑財 你怎么給我打起官腔來！（急忙改口）對呀！共產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！這我能忘了？

翠蓮 你們剛才說的，我都聽見了。

佑財 什麼？好大妹子，你看在大兄弟面子上千萬別拿到會上去講。

翠蓮 就怕顧了你們的面子，就顧不了群眾的死活。

佑財 你扯哪里去了。這兩瓶酒，給二叔過節。

翠蓮 我們不收！

佑理 你當面給爹吧！

佑財 一樣，這是侄兒一片孝心嘛。

〔正推讓間，大爹已站到了窗外，見狀大怒，踢門而入，一把抓住佑財的衣領。〕

大爹 好哇，你這綠頭蒼蠅的鼻子真尖呀！那里發臭你就往那里鑽！我問你，上次上東安鎮繳公糧誰叫你去的？

〔小蓮入，默默站立一旁，幾次想拿那畫片，又放下。〕

佑財 張……張大叔呵！

大爹 好哇你，我剛才問過張大叔了，他根本今年沒讓你去繳過公糧！

佑財 （急了）你怎么去問他？

大爹 你這虎骨酒是從哪里來的？

佑財 特地給大叔買的呀！

大爹 剛才有人看見，你從你老丈人家拿來的！

佑財 真冤枉好人！我和他家今年就沒过来往！

大爹 把酒給我拿走！想拿富农的酒收买我呀？你自己喂肥了不說，还口口声声跟着富农叫喚：“解放后翻身翻到陽溝里去了！”“入了社不自由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！”把一河清水都攪渾了。

佑財 今天大节气，你們一家子团圆。有話明天講吧！

大爹 你回去好好算算，你在几个鴨棚子搭了股？好个副業委員，社里的鴨子賠了本，你的荷包倒鼓起来了。

佑財 怎么，这你也給張大叔講了。

大爹 哼，講了！我还报了名，明天第一个跟你辯理！

佑財 （老羞成怒）好哇，这些根本都是沒有的事。你这老糊涂，真不識好歹！

翠蓮 你怎么罵人？

佑財 住嘴！

大爹 給我滾！

佑財 你們敢动手？我罵人怎么样？你們这一家寶貝，面子上裝得挺象回事，儿子是县府的干部，老头、媳妇是社里的积极分子！呸！你还教訓我！我怎么样？大不了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。可你家呢？臭了！这都是二叔你老人家的造化！还把我蒙在鼓里？你們家的事，全村誰不知，誰不笑呀！誰不指着你这老头的脊梁骨罵三代呀！

佑理 你胡說些什么？

大爹 （气的說不出話）滾！滾！

佑財 你明天还有臉登台？明日你一开口，我就揭你！（抓起酒瓶）酒我自己喝去！（揚長而去）